

校正傷寒論三註

傷寒論三註卷之七

少陰經大意

方中行先生少陰大旨云。三陰先太陰者。太陰正位中官。統倉廩也。少陰居下。而先于厥陰者。陰道也。自下而上也。

周揚俊曰。少陰原屬經證而經已在裡。與太陽相表裏。故三陰必重少陰也。且人之腎氣多虛。又與陰維相附。其受病最易。要不外傳經中經兩途。救陰回陽二法。傳經者熱邪入內。懼其刲陰。中經者陰寒內凝。恐為格陽。學者於聖人經文條例。能細心體認。治必合法。若以曾犯房勞者。便欲用溫殺人多矣。何也。房勞者。未常不病陽證。頭痛發熱者是也。但謂之夾陰。不輕用涼藥耳。故病發於陽。病發於陰。聖人立言昭然日星。何致往往自悞誤人耶。今以傳經熱證為首篇。中經寒證為中篇。悞治壞證為下篇。不令眩讀者之意云。

傷寒論三註卷之七

廣富丁思孔景行父定

吳門周楊俊禹戴輯

少陰上篇

少陰經起於小趾之下。從足入腹。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方註〕少陰。腎經也。脈微細者。少陰居於極下。其脈起於小趾之下也。靈樞曰。是主所生病者。嗜卧。但欲寐。嗜卧也。蓋人肖天地。天地之氣行於陽則闊而曉行。於陰則闊而夜。故人之氣行於陽則動而寤。行於陰則靜而寐。然則病人但欲寐者。邪客於陰故也。

楊俊愚按。少陰脈有沉有數。有緊。而必統以微細者。其理不可不知也。取脈方法。不外浮中沉三候。故言微。則於輕取見之。是正氣衰而陽虛。言細。則於重取見之。是邪氣併而陰盛。言上。言下。而中。可以意會矣。然則下文或言脈。即是微之至。必重按而始得。或言緊。是即細之至。且有力而易見。或言數。亦必與沉兼。

見初不似三陽經脈浮大而數者。比故仲景舉微細為綱。其間妙義。未可言盡也。

又按經謂晝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古人以邪至少陰。則并其正於陰。故欲寐。然則何太厥二陰不寐。獨少陰云瀰耶。又素問云。陽氣盡則寐。陰氣盡則寤。是亦尋常寤寐之理。與上相對互發。而非并其正於陰之說也。夫人之精與神。皆藏於腎。故精固而後神清。神清而後氣爽。設少陰經氣已虛。而邪復彌漫。欲不昏昏如夢。不可得矣。曰。欲寐非能寐也。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愚按病在少陰。已入裡矣。今云在裡。何耶。此對入府而言。邪在陰經者。亦每轉歸陽明府。蓋沉細少陰本脈也。而數則入胃矣。入胃者可汗乎。况陰經無汗法。如此則麻黃附子不可用。溫經亦不可用也。當於四逆散求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愚按陰精大虧。未有不陰火上乘者。況益以外來熱邪。循次入經。銷爍腎水耶。少陰之脈循喉嚨。正其徵也。夫陰火上逆。勢必挾痰攻咽。邪雖內薄。病已上結。

故用半夏為君。不復以性燥介意。兼與桂枝散邪。甘草緩急。使在下之火。不復上升。上聚之飲。頃刻消散。豈不一了百當耶。

半夏散及湯

半夏

洗去涎水

桂枝

甘草炙各等分

右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方論此以風邪熱甚。痰上壅而癰痛者言也。故主之以桂枝祛風也。佐之以半夏消痰也。和之以甘草除熱也。三物者。是又為咽痛之一治也。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方註咽傷而生瘡。則比痛為差重可知也。不能語言者。少陰之脈復入肺絡心。心通竅於舌。心熱則舌不掉也。聲不出者。肺主聲而屬金。金清則鳴。熱則昏而塞也。半夏主咽而開疾結。苦酒消腫而斂咽瘡。雞子甘寒而除伏熱。連下三條。證同而治殊。蓋各適其因之宜。然爾。

苦酒湯

半夏

洗破如棗核大
十四枚

雞子

一枚去黃內上苦
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鋸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愚論此即前病而更劇者。陰火團聚。至於生瘡。不能語言。不能出聲。則痰結極矣。陰熱甚矣。痰結稠枯。而燥結特熾。故稠枯者。既與膩隔不宜。而燥結者。復與滋潤有益。仍用半夏滌飲。以雞子清潤燥。更藉苦酒消瘡。合三善而陰熱可去。陰熱去而陽邪亦解。陽邪解而真陰得救矣。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方註咽痛邪熱客於少陰之咽喉也。甘草甘平。而和陰陽。故能主除客熱。桔梗苦甘而任舟楫。故能主治咽傷。所以微則與甘草。甚則與桔梗也。

甘草湯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愚按少陰之脈循喉嚨邪熱客之。能無痛乎。正挾少陰之火上升也。主甘草者。

甘能除火熱也

桔梗湯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愚論設服前湯而不除。非藥之不勝病也。正以少陰之火挾邪上攻。則并其母亦病。故加苦桔梗開之。而自無不愈矣。

北海林師云。甘草湯主少陰客熱咽痛。故用緩桔梗湯主少陰寒熱相搏咽痛。故用開且經謂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故咽痛每與下利相兼。今因陰邪上乘之時。即以桔梗開之。不令其下乘。甘草輔之。更不使其上僭。并可以實脾土。豈非治病之法乎。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同下加減為一條

方註人之四肢溫和為順。故以不溫和為逆。但不溫和而未至於厥逆。則熱猶為未入深也。故用柴胡解之也。枳實洩之也。然熱邪也。邪欲解。本陰也。陰欲收。

芍藥收之也。甘草和之也。分今之二錢五分也。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實
吳乾
破水瀆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愚論少陰至於四逆。熱深而厥亦深矣。熱邪入內。欲其散。非苦寒如柴胡不足以升散也。欲其泄。非苦降如枳實。不足以泄也。且陽邪入。則必至於刮陰。故陰欲其收。非酸寒如白芍藥。不足以收之也。合甘草以和中。仍是二味祛邪二味輔正。無偏多偏少於其間者。邪正各為治也。若兼見以上證。則有以下照證加法。又未有不得當者。

四逆散加減法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

欬見前。并主下利。亦散水寒收泄氣之意。

悸者。加桂枝五分。

心主悸。桂枝通心氣也。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見前。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

腹中痛甚也。附子溫之也。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方三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下重氣滯也。薤白疏泄也。

愚按陽邪陷入。則大腸氣滯。故調氣則後重自除。加薤白者。以其能通手陽明經氣也。

少陰病下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痢。便膿血者可刺。

愚按三條俱使膿血。而此用刺法者。何夫。刺所以通經氣也。桃花湯所以固脫也。乃一法通因。澀用。一法通因通用者。固病情有虛實之分。亦治病有新久之別。無不可不加審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方註腹痛。寒傷胃也。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者。胃傷而土不能制水也。便膿血者。下焦滑脫也。石脂之澀。固腸虛之滑脫。乾薑之辛。散胃虛之裏寒。梗米甘平。和中而益胃。故三物者所以為少陰下利便膿血之主治也。

喻註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膿血。則下焦滑脫矣。滑脫即不可用寒藥。故取乾薑。石脂之辛澀。以散邪固脫。而加梗米之甘。以益中虛。蓋治下必先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也。

桃花湯

赤石脂一兩
用一升半
研末 乾薑一兩 梗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未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愚論少陰傳經熱邪也。陰經循行於裏。故腹痛下利。仲景反用大溫如赤石脂。乾薑治之。何意。豈但療腹痛下利。止血有同功耶。蓋下利至於不止。熱勢已大衰。而虛寒滋起矣。故非固脫如赤石脂不能愈也。且石性最沉。味澀易滯。不以辛散之味佐之。不能取效。加梗米者。脾與胃先得其養。不特中和已也。然則半

全半末者。意仲景為便膿血。非細故。欲全力止脫。特用石脂助許。但全用則氣味不出。純末則又難於下咽。殆亦斟酌其當而為之者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愚按熱邪傳至少陰。往往自利至清水而無渣滓。明係旁流之水可知。色純青而無他色相間。又係木邪乘土可知。况痛在心下。口且乾燥。其燥屎攻脾。而津液盡燥。又可知矣。故當急下以救陰津。此少陰轉入陽明府證也。然則有渣滓而色不至於青者。非邪熱可知。而又不可輕下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方註 口燥咽乾者。少陰脈循喉嚨挾舌本。邪熱客於經而腎水為之枯竭也。然水乾則土燥。土燥則水愈乾。所以急於下也。

愚按口燥而不云渴。咽乾而不云痛。其熱邪悉盛於胃矣。然胃熱熾盛。則當汗出而不渦。當下利而不利。知其津液垂盡之象。稍遲頃刻。必至立槁。故宜大承氣下之也。用下之所以遲回審顧者。耑因外邪傳入。恐有未盡耳。若既轉少陰。復見陽明實證。人何顧忌哉。下陽明之邪者。所以救少陰之水也。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方註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急下者少陰屬水惡土實也。

愚按熱邪傳入少陰。則少陰證見。少陰多下利。今至六七日之久。不但不补。反不大便。不但不大便。且至腹滿而脹。則是經邪歸胃。土實水虛。其何以堪乎。苟非急下。不足以去陽邪。不足以存陰液也。故少陰欲下者。總非小承氣可勝任。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

愚按氣併於陰則寐。故少陰多寐。今反不得卧。明是熱邪入裏劫陰。故使心煩。遂不卧也。二三日以上。該以後之日而言之也。

黃連阿膠湯

黃連 四兩

黃芩 一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二枚

阿膠 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烊令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愚論裏熱當祛之。內燥須滋之。然滋之而即得其潤祛之而適滌其熱。惟聖人合宜也。心煩故主黃連。佐以黃芩。則肺胃之邪俱清。然熱甚已消。少陰之水水

源既燥津液有不匱乏者乎。難子黃阿膠深益血分之味以滋其陰以息其風連芩得此功莫大矣。況加芍藥以斂消爍之心氣兼以入肝遂使煩者不煩不卧者卧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方註下利固陰寒甚而水無制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水寒相搏蓄積不行。內悶而不寧也。猪苓湯者。滲利以分清其水穀之二道也。二道清則利無有不止者。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矣。

愚按病下利而兼欬嘔與渴心煩不卧。何取於猪苓湯耶。不知證見下利則小便必不利矣。證見渴則已移熱於膀胱矣。且欬嘔者必有水飲停積其勢并趨大腸漫無止期。不得不以猪苓分利前竅而下利可已。嘔欬與渴亦可已矣。心煩不眠以本湯亦用阿膠故也。況此湯獨汙多便燥者宜禁令下利無汙。豈非所宜乎。

猪苓湯

猪苓去皮 茯苓 澤瀉 滑石碎 阿膠各一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去滓內阿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愚論下利而兼咳嘔渴與心煩明係熱邪挾水飲停於心下也。水性下行去則熱消邪從水道出矣。故取五苓散中之三以消熱利水乃復以阿膠易白朮者取其滋陰也。以滑石易桂者以無太陽表證專去膀胱蓄熱也。水去而諸證悉除矣。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

方註下利寒甚而水無制也。咽痛胸滿心煩藏病與經病具見也。豬膚本草不載義不可考。說者不一用者不同然既曰膚則當以燔猪時所起皮外毛根之薄膚為是但豬屬亥宜入少陰膚乃外薄宜能解外其性則涼固能退熱邪散而熱退煩滿可除也。白蜜潤燥以利咽利而不燥痛可愈也。白粉培土以勝水土王水制利可止也。豬膚湯義意者其在於茲乎。愚按仲景於少陰下利心煩主用豬苓湯於咽痛者用甘草桔梗湯一以導熱滋陰一以散火開邪上下分治之法亦云盡矣。今於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四證兼見則另立豬膚湯一法者其義安在彼腎司開闔耗陰液則胃土受傷而中滿不為利減龍火上結

則君火亦熾而心主為之不審。故以諸物之潤莫豬膚若。况猪屬亥水畜也。且性趨下氣味甘寒復加白蜜全不以既利復潤稍稍介意者止以下利正因燥刼也。燥潤津回則利自止而火亦得下矣。加白粉者以固中也。此等立法識見力量不可端睨非聖人其孰能之。

附王以為猪皮吳以為燂猪刮下黑膚二說不同考禮運疏云草膚內皮也。膚草外皮也。由斯以言則吳說為是。潤是淺膚。

豬膚湯

豬膚一觔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
服

愚論此條仍是熱形方註謂為寒甚未確何也。猪水獸也取其膚作湯明是潤燥之意。一切苦寒槩不敢投。腎惡燥正以苦味能堅也。堅則燥也然則佐以粉蜜其培土和金全不以下利介意然後知除燥則咽痛自愈。土培則下利可止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及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愚按中陰經者。喜其有熱。真陽內復。則寒邪自退。傳陰證者。患其有熱。陽邪不減。則陰津漸消。今病至八九日。亦已久矣。無下利腹滿等證。止一身手足盡熱。知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固是腎移熱於膀胱而少腹痛滿小便黃赤。意在言外也。然膀胱屬氣。故曰氣化能出。乃此證獨傷在血何哉。膀胱病熱多煩渴。令則不言渴者。以血為陰分故也。夫移府者既不外解。從下者自不上逆。又安能不逼趨前竅乎。

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愚按尚論自謂得其奧旨。余謂否否。不然。天下無不腎虛之人。腎不虛。少陰當不受病也。腎既虛矣。復喜土。尅之可乎。設憂土不制水。恐至泛濫。抑知此時腎虛受傷。自救不暇。又安從泛濫耶。蓋少陰中重在真陽。真陽有根。則土氣常旺。故雖少陰脈衰。而趺陽不弱。猶是胃氣有權。尚為可恃。仲景正懼他人疑是賊脈。來采。張惶無主而言。非謂當制水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